

日 日 夜 夜

西 蒙 諾 夫 著

然 磊 譯

• 校 正 四 版 •

時 代 出 版

Н. Симонов

ДНИ и НОЧИ

Перевод Лэй Жань

Шанхай

Искусство

1951

4-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зд.



1946年3月初版
(100册)
1947年11月再版
(1500册)
1950年6月三版
(4000册)
1951年7月四版
(3500册)

蘭州分店：蘭州民國路五十八號

杭州分店：杭州延慶路一二一號
電話：二二五五
電報掛號：五六一一

總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二五二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上海（II）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〇〇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

著者：西蒙諾夫
譯者：蕭珊
出版者：時代出版社
編輯：孫然

日日夜夜

• 校正四版 •



本書作者像

紀念爲斯大林格勒犧牲者

……沉重的鏈子，

粉碎玻璃，却鑄成鋼劍。

——普希金——

一個疲倦無力的婦人倚着小屋的土牆坐着，用疲倦得低微的聲音講述斯大林格勒是怎樣燒燬的。

天氣乾燥而多塵。微風把一球球的黃土捲到腳底下。女人的腳被燒傷了，赤着。她說話的時候，用手將溫暖的塵土聚攏到發燙的腳底下，好像試用這個方法來減輕疼痛。薩布洛夫瞥視了一下他的笨重的皮靴，不由朝後退了半步。他的身材非常高大，雖然他的肩膀很闊，可是看起來總覺得他嫌太高，他的魁偉的、背部微微有些彎曲的體格，樸實而嚴峻的、近乎是嚴厲的面貌，有一種神氣隱隱約約地令人想起青年時代的高爾基。

他默默地站着聽婦人說話，一面越過她的頭頂眺望，有一輛列車就在那邊草原盡頭的小屋旁邊卸荷着。

草原後面有一帶白色的鹽湖在日光下閃耀着，這一切好像是世界的盡頭。現在，在九

月裏，這裏是離斯大林格勒最後的並且是最近的一個火車站。再往前到伏爾加河岸就要步行。這個小城因為鹽湖而得名為愛爾吞。薩布洛夫不由得想起早在學校時代記牢的「愛爾吞」和「巴斯孔却克」這兩個名字。以前這不過是學校的地理課程上的。現在呢，這個愛爾吞却就在這裏：矮矮的小屋、塵埃、偏僻的鐵路支綫。

婦人老是嘮嘮叨叨地講着自己的不幸，雖然她的話是聽慣了的，可是薩布洛夫聽了它却突然傷心起來。從前他們從一座城退到另一座城，從哈科夫到華露依基，從華露依基到羅斯索盧，從羅斯索盧到保戈却爾，婦女們也同樣地哭泣，他也同樣懷着慚愧和疲乏交織的感覺聽她們說話。不過這裏是伏爾加左岸的一片赤裸裸的草原，是世界的盡頭，在這婦人的言語中含有的已經不是責備，而是絕望，沿着這個草原再往前已經無處可去，在這草原上好幾維爾斯特。以內既沒有城市，也沒有河流——什麼也沒有。

「把我們趕到什麼地方來了啊？……」他不禁低聲說，最近幾晝夜，他從火車的暖室裏悵望草原時所懷的滿腔莫名的悲哀都被抑壓在這句話裏。

這一瞬他心裏非常難受，不過一想起現在他和邊境之間的可怕的距離，他就不想到他

是怎樣到這裏來的，而是想到他要怎樣回去。在他的抑鬱的思想裏面，有一種俄羅斯人所固有的特別的固執，這種固執不許他和他的同志們在全部戰爭期中有一次認為「回來」是不可能的。

可是無論如何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此刻在愛爾吞，他突然感到，這裏正是橫着那個不可越過的界限。

他看了一眼忽促下火車的兵士們，他希望儘快沿着這條灰塵的道路抵達伏爾加，等到渡了河以後就會立刻、而且不可改變地感到不會渡回來了，他個人的命運僅僅要到在對岸纔能決定，而且要和城市的命運同時決定，如果德國人佔領了這個城市，那就是說，他一定要死掉，如果他不讓他們佔領，那末，或許還可以活下去。

可是坐在他腳旁的婦人仍舊在講斯大林格勒的情形，喚出一條條被炸壞的和燒燬的街道。街道的名稱是薩布洛夫所不熟悉的，不過對於她却充滿了特別的意味。現在被燒燬的那些房屋是什麼時候建築的，建築在什麼地方；現在鋸下來做障塞物的那些樹木是什麼時候種植的，種植在什麼地方，她都知道，她惋惜着這一切，好像她講的不是一座大城市，而是講她自己的家，那裏面她所熟悉的屬於她個人的東西全令人傷心地喪失了，犧牲了。

但是關於她自己的家她倒一句也沒有提，薩布洛夫聽她說話的時候，心裏想，在整個戰爭中，他所遇到的人，惋惜自己失去的財產的實際上是多麼罕見。戰爭愈往下進行，人們便愈少回憶到自己扔掉的家，便愈經常地、固執地回憶到一個個被放棄的城市。

婦人用手帕的角拭去眼淚，用長久的詢問的注視掃視了所有聽她說話的人，若有所思地、確信地說道：

「要化多少錢，多少工作啊！」

「爲什麼要工作？」一個人沒有立刻明白她的意思，問道。

「回來建築一切呀，」婦人簡單地說。

薩布洛夫問她本身的事。她說她的兩個兒子早已上了前綫，一個已經陣亡，丈夫和女兒大概是留在斯大林格勒。轟炸和火災開始時，她是一個人，從那時候起關於他們的消息就一點都不知道。

「您是往斯大林格勒去嗎？」她問。

「是的，」薩布洛夫說，他並不覺得這裏面有什麼軍事祕密，如果不是爲了要往斯大林格勒去，那末還有什麼緣故會使用列車在這個偏僻荒涼的愛爾吞卸兵呢？

「我們姓克里明珂。丈夫是伊凡·華西里維奇·克里明珂，女兒叫安尼亞。您也許在什麼地方會遇到的，」婦人懷着微弱的希望說。

「也許會遇到，」薩布洛夫習慣地回答着，他想，他真的也許會由於一個奇異的機緣遇到他們，在種種方面看來是不可能的這種機緣，在戰爭期中倒是常有的。

一營兵卸完了。薩布洛夫和婦人告別了，從放在街上供給戰鬥員用的水桶裏舀了一杓水喝了，便向鐵路路面走去。

戰鬥員們坐在枕木上，脫了靴子，把包腳布捲緊，有些戰鬥員節省下早上領到的口糧，在嚼麵包和乾臘腸。營裏習慣地傳過了真正的、兵士的謠言，說在卸清以後立刻就要行軍，所以大家都趕着辦完自己沒有辦完的事情。有的在吃東西，有的在修補破了的軍裝，還有的在抽烟。

薩布洛夫沿着車站的路綫散步。巴伯欽柯團長所乘的那輛列車大概馬上就要到了，直到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沒有決定：薩布洛夫的一營人不等其餘各營的人來到就開始向斯大林格勒行軍呢，還是等過了夜，整團在早晨一同移動呢？

薩布洛夫夫一面沿鐵路走着，一面觀察後天要和他一同去參戰的人們。

有許多人，他對他們的臉孔和姓名都很熟悉。這些是些「伏洛聶士」人——他心裏這樣稱呼那些早在「伏洛聶士」城下之役裏就和他在一塊的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值得珍視的，因為你可以命令他們而不必解釋多餘的細節。

他們知道，從飛機上落下來的一點點黑色的炸彈筆直飛向他們的時候，就應該躺下來，也知道如果炸彈會落在較遠的地方，就可以安心觀察它們的飛行。他們知道，在迫擊砲的砲火下往前爬行決不比躺在原來的地方危險。他們知道，坦克壓死的人，大多正是逃避它們的人，知道從二百公尺外射擊的德國自動鎗手，打算嚇人的成分總比殺人的成分多。總而言之，他們知道那一切簡單的、然而偉大的、救命的、兵士的真理，這種知識給他們一種信念，知道要殺死他們並不那麼容易。

這樣的兵士在他營裏有三分之一。其餘是沒有經過戰爭的。有一個年紀並不輕的紅軍戰鬥員站在一節車廂旁邊保護還沒有裝運上貨車的軍用品，他的近衛軍的姿勢和濃密的、像矛一般突出在兩面的紅鬍子遠遠地吸引了薩布洛夫夫的注意。當薩布洛夫夫走到他面前的時候，他迅速地舉鎗立正，筆直地、眼也不霎地繼續注視着上尉的臉。在他站立的樣子上，

縛腰帶和握鎗的樣子上，可以感到那種兵士的老練，這種老練是祇有從多年的服務中纔能得到的。從伏洛聶士城下起一直到師團改編都和在一起的全部兵士，每個人的臉龐薩布洛夫幾乎都能記得，然而他竟想不起這個紅軍戰鬥員。顯然，他是一個新人。

「你姓什麼？」薩布洛夫問。

「考紐考夫，」紅軍戰鬥員響亮地、口齒清楚地說，又將凝視停留在上尉的臉上。

「參加過戰鬥嗎？」

「是。」

「在那裏？」

「在霹靂梅虛爾。」

「這樣說來，你們是從霹靂梅虛爾撤退的嗎？」

「不是，是進攻到那裏的。」

薩布洛夫驚奇地看了他一眼。

「什麼時候，去年嗎？」

「不是。在一九一六年。」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薩布洛夫注意地望著考紐考夫。他的臉是嚴肅的，近乎是莊嚴的。

「那末在這次戰爭中你早就在軍隊裏了嗎？」薩布洛夫問。

「不，是第一月。」

薩布洛夫又滿意地將視線投到考紐考夫的結實的體格上，往前去了。在最後一節車廂

旁邊，他遇到他的營參謀長瑪斯連尼考夫。少尉在指揮着卸兵。

瑪斯連尼考夫報告他，再過五分鐘就可以卸完，他看了自己的正方形的手錶說：

「上尉同志，許我和你對一對錶嗎？」

薩布洛夫默默地從口袋裏把他的用別針拴在皮帶上的錶摸出來。瑪斯連尼考夫的錶慢了五分鐘。他懷疑地看了一下薩布洛夫的又舊、玻璃又有裂縫的銀錶。

薩布洛夫微笑了。

「沒有關係，撥準吧。第一，這隻錶還是我父親的，是布連牌，第二呢，要習慣在戰爭中長官的時間總是準確的。」

瑪斯連尼考夫將兩隻錶又看了一次，把自己的撥準了，舉手行了一個軍禮，請准許他

自由行動。

在列車的旅行中，瑪斯連尼考夫被派爲指揮，這次卸兵是他的第一件前綫的任務。他感覺在這裏，在愛爾吞，已經有些嗅得着瀕近的前綫。他激動着，渴望着戰爭，他覺得很慚愧這樣持久不去參加戰爭。所以薩布洛夫今天委託他的一切工作，他都特別準確而精密地執行着。

「好，好，您走吧，」薩布洛夫沉默了一會說。

薩布洛夫注視着這個紅潤的、生氣勃勃的、孩子似的臉，驚恐地想像着，一星期以後，當那饑餓的、倦人的、毫無憐憫的戰壕生活要將它的重荷第一次壓在瑪斯連尼考夫身上的時候，這張臉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

小小的機車噴吐着蒸氣、將等待了好久的第二輛列車拖進待避綫。

團長巴伯欽柯中校一向是慌慌張張的，客車還在駛行着，他就從腳踏上跳下來。在跳躍的時候失足了，他便咒罵着，跛行到趕緊來迎接他的薩布洛夫面前。

「卸得怎麼樣了？」他並不看着薩布洛夫的臉，面色陰鬱地問道。

「完了。」

巴伯欽柯回頭看了一下。兵實在卸完了。不過巴伯欽柯認為在和部下作各種談話的時候，保持那種陰鬱的神氣和嚴厲的語氣是他的義務，它們此刻要求他來非難一番以維持自己的威信。

「您在做什麼？」他斷續地問。

「等待您的命令。」

「如果讓他們先吃了，總比等待着好。」

「假如我們馬上就出發的話，我決定在第一次休息的時候讓他們吃，假如我們要在這裏過夜，我決定再過一點鐘在這裏讓他們吃熱的東西，」薩布洛夫不忽不忙地、習慣地把一個個字拉長了，帶着那種安詳的邏輯回答說，永遠匆忙的巴伯欽柯特別不喜歡他的這一點。

中校沉默了一會。

「命令現在就吃嗎？」薩布洛夫問。

「不，到休息的時候再吃。你們先走，不必等其餘的人。吩咐整隊。」

薩布洛夫將瑪斯連尼考夫喚來，命令他去整隊。

巴伯欽柯陰鬱地一聲不響。他一向什麼事都是自己做慣了的，大概正是爲了這樣，所以他永遠忙得要命，他永遠是匆匆忙忙的，並且常常要來不及。

其實營長當然並不一定要親自去排列出發的隊伍，可是薩布洛夫把這件事委託了別人，自己現在却安然地，一點事也不做，站在團長旁邊，却使巴伯欽柯發怒了。他喜歡他的部下有他在場的時候都忙碌奔走著。可是從安詳的薩布洛夫身上他永遠得不到這一點。他回過身去，看着整隊的隊伍，薩布洛夫默默地站在旁邊。他知道團長憎嫌他，可是他已經習慣了，也就不去介意。

他們倆默默地站了一會，突然巴伯欽柯仍舊不回過臉來對着薩布洛夫，不過完全用另外一種口吻，稱他做「你」，聲音裏含着突如其來的暴怒和無禮說：

「不，你看，他們這班惡棍把這些人弄得好苦！」

一串斯大林格勒的難民，衣衫襤褸、憔悴不堪、包裹着被灰塵弄成灰色的綢帶，經過他們身旁，困難地跨過枕木走着。

他們倆不由自主地向這一羣人要去的那邊望了一望。那邊仍舊連綿着一片低低的草原，跟這邊一樣，祇有在前面小丘上旋捲的灰塵，好像是遠遠的一團團的火藥烟。

「集合地點在雷巴契。急行軍走，派聯絡兵到我這裏來，」巴伯欽柯又帶着以前陰鬱的神氣說了，轉身向自己的車廂走去。

薩布洛夫走到道路上。各連已經整好了隊。在等待出發之前，發出了一個「稍息」的命令。薩布洛夫走過第二連的時候，他又看見了紅鬍子考紐考夫：他在精神抖擻地講着什麼，指手劃腳。薩布洛夫走近了一些。

「爲什麼我們進攻比往後退好呢？啊？」考紐考夫說。「好的是：你從東往西走，白天熱的時候，太陽照在你背上，到傍晚涼快了，太陽就照在你臉上。一切都是按照時間表。」

「那末子彈也是按照着時間表飛的嗎？」一個人挖苦地問。

薩布洛夫避開了考紐考夫，走到排頭。

「全營聽我的命令！」

軍隊移動了。薩布洛夫向前跨了一步。遠遠的塵埃，在草原上面旋捲着，重又使他覺得像烟。而且，或許真是前面的草原在燃燒着。